试论昆德拉在中国的阐释重点

Main Lines of Interpretation of Milan Kundera in China

许　方（**Xu Fang**）

内容摘要：昆德拉可以说是在中国得到系统译介、广泛接受和具有持续影响的代表性作家，在中国的接受途径畅通，阐释主体多元，形式多样，因此对昆德拉的阐释也呈现出丰富性。本文结合国内学界30余年来对昆德拉作品的研究状况，通过梳理，指出昆德拉在中国的阐释重点有三。一是对昆德拉小说艺术的探索，中国学者从历史、审美与哲学维度对昆德拉的小说创作之道加以阐释，深刻把握昆德拉小说创作理念与基本追求，同时聚焦“复调”与“幽默”这两个重要方面，对昆德拉小说艺术进行剖析。二是对昆德拉小说的核心价值进行阐释，指出对存在的叩问构成了昆德拉小说的基点。三是对昆德拉小说的关键词的阐释，本文从接受的层面入手，着力于“轻”“重”之辨与“媚俗”之解。

关键词：昆德拉；阐释；小说艺术；存在

作者简介：许方，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与法国文学。

Title: Main Lines of Interpretation of Milan Kundera in China

Abstract: Milan Kundera i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uthors who have been translated and received extensively and thus created a lasting influence in China. The interpretations of Kundera in Chinese context are abundant and multifaceted, thanks to the clear channels of reception and varied subjects and forms of interpreting. Based on a survey of Kundera studies in the Chinese academia over the past 30 odd year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ose interpretations into three main lines. The first is the investigation of his art of fiction. Focusing on two major aspects—polyphony and humor, Chinese scholars interpret Kundera's way of fiction writing from historical, aesthetic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with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his concept and pursuit of artistic creation. The second 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re values of his fictions. It is argued that the questioning of *being* underpins Kundera's works. The third 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key words in his fictions. This paper explicates this line from the level of reception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dialectics of lightness and heaviness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kitsch*.

Key words: Milan Kundera; interpretation; the art of fiction; being

Author: Xu Fang, Ph.D. in French literature, is Lecture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Her main research interest is French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Email: xufang1104@hotmail.com).

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阐释与接受，昆德拉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作家。昆德拉可以说是在中国得到系统译介、广泛接受和具有持续影响的代表性作家，在中国的接受途径畅通，阐释主体多元，形式多样，因此对昆德拉的阐释也呈现出某种丰富性。学界普遍认为，昆德拉作品，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对其作品的阐释，处于开放之中。昆德拉的写作，如同一种“诠释”行为，往往指向人之存在的深处。但对昆德拉作品的阐释，有可能出现两种现象：一是止于表层，这样的阅读与阐释，无法理解真正意义上的昆德拉。二是阐释有可能失度，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言的“误读”。

应该看到，国内对昆德拉的阅读、解读与阐释活动是非常丰富的。昆德拉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对其作品的关注与研究，也在不断的持续过程中。许钧曾指出：“对于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部书确实有着很多不同的理解，譬如：哲学家俞吾金就从哲学的角度对昆德拉的话语进行阐释，他认为此作品铸造了新的时代精神；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则认为昆德拉成功地完成了哲理与故事、梦与现实的结合，或者是创造了一支把哲学、叙事和梦合为一体的、复杂的交响乐；文学评论家们更是推崇昆德拉掀起了小说的革命，对小说的‘新’与‘奇’以及对昆德拉小说的技巧与创新进行了探讨；而一般的读者透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看到的是一个美丽的，最后变成了凄婉的，进而再变成绝望的爱情悲剧”（许钧，“理解与翻译——谈《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201）。昆德拉阐释的多种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昆德拉作品丰富的生命力。本文拟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结合国内 30 余年来对昆德拉作品的阐释情况，从三个方面来探讨昆德拉在中国的阐释重点。

一、对昆德拉小说艺术的探索

检视昆德拉在中国译介与传播历程，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读者对昆德拉接受与阐释的方式与路径是有明显区别的。就总体而言，普通读者对昆德拉的接受是自发的，对昆德拉的阐释多为感悟性的，他们关注的基本是他的代表作，或者可以说多集中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生活在别处》等作品。而对于专家型读者而言，则对昆德拉之于小说艺术开拓性的贡献尤为关注。昆德拉研究专家李凤亮曾与李艳合作，收集了 1986 年至 1996 年间有关米兰·昆德拉在世界各地的一些重要的研究资料，编著了《对话的灵光》一书。

李凤亮对昆德拉在中国译介与研究的第一个阶段的情况作了梳理与总结，指出在这个阶段对昆德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对昆德拉小说作品及理论观念的普泛介绍成为前一阶段昆德拉研究的重点，为读书界正确认识昆德拉其人其作起到了筚路蓝缕之功”；二是“昆德拉借以引起评论界撼动的，除了作品内容上鲜明的政治批判色彩与哲学质询意味外，更多的恐怕仍是他对小说叙事形式上的革新。由于后一方面较多地关涉于艺术技巧的范畴而不大与意识形态发生联系，因而在近几年的研究中得到充分发展”；三是“从研究者对昆德拉的介入范围与评论区域来考察，不难发现，近十年来的昆德拉研究，无论在各部作品的整体综合把握方面还是在个体作品的单向度分析方面，都分别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尤以后者的成果为最”；四是“米兰•昆德拉的生平研究一直是个弱项，迄今亦无彻底改观”（李凤亮，“后顾与前瞻：近十年来米兰·昆德拉翻译研究述评（代前言）”42、46、49、53）。李凤亮指出的四点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中期的昆德拉的研究状况。在对该时期有关昆德拉研究与阐释情况进行梳理之后，李凤亮在其之后所出版的著作《诗·思·史：冲突与融合 —— 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中附上附录《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目录》，其中第六部分列出了 1981 年至 2005 年中国研究米兰·昆德拉的中文著作与论文的题目。根据知网，我们也搜集了 2006 年至 2018 年 2 月底之前昆德拉研究的博士论文与硕士论文以及期刊论文情况。根据这些材料总的情况看，李凤亮指出的昆德拉研究第一个阶段四个方面的情况，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就整体而言，后来的研究在重点方面，是有一定延续的，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昆德拉小说艺术的探索。

对小说艺术的探索而言，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昆德拉本身就特别关注小说艺术的探索与革新。彭少健对昆德拉在小说理论方面的探索有这样的一段简要论述：“在创作小说的同时，昆德拉还不断思考文学史上小说的本质与意义，正如海德格尔不断质问‘诗人何为’一样，他不断探究‘何为小说’的问题，对小说这一艺术形式表达自己独到的认识，1960 年他发表了论述捷克作家弗·万楚拉小说的论文集《小说的艺术》，后来为了纪念他的这部早期论文集，他将 80 年代的小说理论文集也命名为《小说的艺术》。1993 年完稿并初版的论文集《被背叛的遗嘱》则通过对纳博科夫等作家的论述进一步探索了小说，特别是结合自己的移民经历论及了不少移民作家的命运”（彭少健 4）。昆德拉的创作是实践与理论并重，且在两者之间有着严格意义上的互动。在当代的作家中，昆德拉是少有的在对小说理论进行深刻的思考、建立了自己的小说观的同时，进行自觉的小说创作的作家。他早期写过不少探讨小说历史与理论的论文，1960 年出版 《小说的艺术》就是有关文章的合集。在《被背叛的遗嘱》一书中，他明确提出了建立小说的历史观的重要性：“依我看来，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它们所属艺术的历史中，同时参与这个历史。只有在历史中，人们才能抓住什么是新的，什么是重复的，什么是发

明，什么是模仿。换言之，只有在历史中，一部作品才能作为人们得以甄别并珍重的价值而存在。对于艺术来说，我认为没有什么比坠落在它的历史之外更可怕的了，因为它必定是坠落在再也发现不了美学价值的混沌之中”（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 18）。通过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到昆德拉对小说的思考是系统而全面的，首先是对小说的本质、历史的思考，只有在历史中才能衡量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独特之处与“美学价值”。2006 年，昆德拉发表了新作《帷幕》，其思考同样是在历史与美学这两个重要的维度展开的。彭少健很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对这部新作作了如下简要但精道的解读与阐释：“2006 年出版的《帷幕》，进一步研究了前面两部理论著作中提出的问题：一方面，昆德拉从小说的历史入手，通过对作品的考察和分析来表达自己的小说美学观。另一方面，昆德拉从小说本体论出发表述了自己的小说美学观。他认为，小说并非是一种文学体裁，它具有与其他艺术不同的起源、历史、道德、开放性以及与作家自我的关系，应将其视为一种特别的、独立的艺术”（彭少健 4）。就昆德拉的小说理论探索与思考而言，彭少健的分析与阐释应该说是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昆德拉的探索意图与理论追求。

对于昆德拉在小说理论探索方面的贡献，国内的学者关注较多，而且对昆德拉的思考有较为深刻的把握。除了将小说置于“历史”与“美学”两个维度加以考察之外，吴晓东认为昆德拉还有另一追求，那“就是要把小说与哲学结合起来。当然这种结合不是以哲学家的方式来从事哲学研究，而是以小说家的方式来进行哲学性思考”（吴晓东 319）。对于昆德拉的这一哲学思考维度，吴晓东认为并非昆德拉的创新性探索，而是基于现代主义小说的一种思想层面的继承。他认为：“可以说，这种小说家式的哲学思考代表了 20 世纪现代主义小说一个基本取向，比如卡夫卡，比如萨特、加缪、西蒙·波伏瓦，又比如黑塞，博尔赫斯也有这种倾向”（吴晓东 319）。实际上，在欧洲文学的传统中，小说与哲学的结合是一大特征，从法国文学史看，启蒙哲学家们的文学创作就有这样的特征。就昆德拉的小说理论与创作在中国的影响而论，吴晓东认为：“如果说二战之后欧洲最具革命性的小说实验是新小说派，那么在新小说派之后最有冲击力度的，就目前介绍到中国文坛的作家而言，可能是昆德拉。昆德拉的小说学价值或者说诗学意义上的特殊贡献在于，他是继新小说派之后最自觉地探索小说可能性限度的作家，并且呈现了新的小说样式，让我们知道小说还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同时启示我们小说更可以写成别的样子”（吴晓东 312）。

中国学者从历史、审美与哲学维度对昆德拉的小说探索的阐释，是对昆德拉小说理论的基本把握。盛宁还看到昆德拉小说的另一个特质，在对 20 世纪的世界文学作了一番观察之后，盛宁指出，“以米兰·昆德拉为代表的来自东欧的新型小说，也给了欧美文坛以不小的冲击。人们看到，相对于那些不堪卒读的文字游戏式的‘实验小说’，倒是这后一类文学展示了更广阔的叙

事可能性，提供了更加凝重、更加实在的审美意识，虽然这后一类小说也充满了奇想，也不乏‘超现实’的表现，但它们与历史和社会实际有着明显的联系，甚至表现出一种社会和道德的责任感”（盛宁 126）。他还特别强调指出：“昆德拉对于小说艺术之出路的思考，看来还是首先以坚持文学艺术的道德责任为前提的”（盛宁 126）。盛宁的这一阐发，对于我们考察中国读者为何特别关注昆德拉的小说，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李凤亮对中国学界研究、阐释昆德拉的状况较为了解，在此基础上，他从诗、思与史三个方面对昆德拉的小说理论与创作加以把握，这与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情况基本是吻合的。李凤亮认为，昆德拉是“一个有着明确的批判意识、幽默精神与小说史观念的小说家”，有“对小说使命的执著思索与探求”（李凤亮，《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114），是对欧洲小说传统的一种复兴与开拓。基于此，他指出：“昆德拉所复兴的，不仅是一种主导性的小说美学风貌，还有他一贯主张的小说智慧的内在精神，一种现代人类诗意生存所必需的相对性价值立场”（李凤亮，《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114）。从以上我们简要的梳理中，不难看到中国学界对昆德拉小说理论探索的阐释，是在多个层面进行的。

如果说昆德拉对小说的探索，理论思考是一个方面的话，那么另一个方面，就是他在实际的小说创作中，在其小说历史观、美学观和哲学思考的基础上，对小说写作有着自觉的追求。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对昆德拉的研究，尤其是学术层面的探讨与研究，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至今，最重要的就是对昆德拉小说艺术的探讨，这样的研究往往结合对具体作品的分析，选择相关角度对昆德拉的小说进行阐释。值得说明的是，最初的部分讨论文章在对昆德拉小说进行阐释时，还是主要集中在对昆德拉小说的内容层面的解读，对昆德拉小说所书写的世界的解读，对昆德拉在东欧文学中的地位、昆德拉的“媚俗”之揭示、昆德拉的困境等等进行介绍性的评述。到了 90 年代，颜向红在《外国文学评论》1991 年第 3 期发表了《现代小说：时空结构与价值失落》一文，对昆德拉的小说结构展开了研究。乐黛云在《读书》杂志 1992 年第 1 期发表的《复杂的交响乐》，可以说是对昆德拉的小说理念与小说创作进行深度分析与阐释的最早的论文之一。之后，有关昆德拉小说艺术的探讨越来越多，如邵建在《文艺研究》1994 年的第 6 期发表了《人的可能性与文的可能性——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革命”》，李凤亮在《国外文学》1995 年第 3 期发表了《大复调：理论与创作——论米兰·昆德拉对复调小说的承继与发展》，仵从巨在《文艺研究》1996 年第 3 期发表了《“存在”之思铸就的形式——论昆德拉小说形式的独创性》，刘润奎在《国外文学》1997 年第 4 期发表了《昆德拉的小说艺术》，李夫生在《外国文学研究》1998 年第 2 期发表《米兰·昆德拉小说的叙事策略》，涂险峰在《外国文学

评论》1999 年第 2 期发表《对话的可能与不可能及复调小说》，黄书泉在《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1 期发表了《小说：对存在的探索 —— 米兰 • 昆德拉的小说观》等。我们刚才所列举的文章，都是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实际上，对昆德拉小说艺术的探讨与阐释的文章，构成了中国对昆德拉研究的重点。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一方面的研究还在继续，2002 年，李凤亮在这一年分别在《小说评论》、《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国外文学》、《广东社会科学》、《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学术刊物以及在国内有很大影响的《南方周末》与《羊城晚报》发表了 9 篇文章，就昆德拉的小说观、小说历史观、小说艺术等方面展开了研究，其阐释中所展现的观点在中国学界有很大影响。

2003 年，上海译文版的昆德拉作品问世之后，对昆德拉的阐释进入了继续深入的时期，在这一年以及 2004 年、2005 年、2006 年，李凤亮又在《外国文学研究》、《南京社会科学》、《江汉论坛》、《南方文坛》、《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刊物以及《中华读书报》等报陆续发表了近 20 篇论文。从李凤亮的文章看，他关注的视野开阔，但重点还集中在对昆德拉小说诗学、文体、叙事等涉及昆德拉小说艺术问题的探索。从昆德拉作品新译之后，我们根据知网所检索到的材料，根据论文题目与关键词，可以看到就昆德拉小说艺术的探索文章就近 100 篇。

从对昆德拉小说艺术探索的文章看，对昆德拉小说作品的分析与阐释主要集中在两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方面：

第一是对昆德拉小说复调的阐释。乐黛云的《复杂的交响乐》一文，是国内较早关注昆德拉小说复调写作的文章，她指出：“ 为了达到从多方面勘探 ‘ 存在 ’ 这一目的，昆德拉提倡用音乐的 ‘ 复调 ’ 方式来写小说。复调就是多条线索同时并进而又相互对照，相互呼应，形成音乐式的 ‘ 对位 ’……昆德拉认为 ‘ 把非小说性的类，合并在小说的复调法中，这是布洛赫的革命性创举 ’。但他也指出这五条线索还缺乏平衡和有机联系 ”（乐黛云 113）。乐黛云对于昆德拉作品中 “ 交响乐 ” 之特征的揭示，对后来阐释者有诸多启示。对昆德拉作品音乐性的阐释，就与此有关联。邵建也是较早关注昆德拉复调理论与实践的评论家之一，他在《作家》1993 年的第 7 期，发表了《复调：小说创作新的流向》一文，在作家中有较大影响，值得特别关注。我们在上文所特别提到的李凤亮就复调问题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1996 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复调小说：历史、现状与未来 —— 米兰 • 昆德拉的复调理论体系及其构建动因》的文章，对昆德拉所致力构建的复调理论及其动因进行了思考与探讨，指出：“ 小说文体的复调、叙述视角的复调、情感空间的复调与时空观念的复调，一起构成了昆德拉庞大的复调小说理论体系 ”（李凤亮，“ 复调小说：历史、现状与未来 —— 米兰 • 昆德拉的复调理论体系及其构建动因 ” 173）。李凤亮在研究中，认为昆德拉构建这一复调小说体系，有着三重动因：

一是昆德拉的思想动因，二是昆德拉的小说观念动因，三是题材动因（李凤亮，“复调小说：历史、现状与未来——米兰·昆德拉的复调理论体系及其构建动因”174-175）。关于昆德拉的小说观念动因，李凤亮认为：“昆德拉对复调性思维的选用，正是与其对以往纯叙事、重情节、重人物性格刻画等传统小说观念的摒弃同步进行的。他的‘大复调’体系的建立，正与他对小说文体的独特理解密切相关”（李凤亮，“复调小说：历史、现状与未来——米兰·昆德拉的复调理论体系及其构建动因”175）。基于这一判断，李凤亮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2 期发表了专文，讨论昆德拉的文体的复调与变奏，题为《文体的复调与变奏——对米兰·昆德拉“复调小说”的一种解读》，又在《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2 期发表了《遗忘与记忆的变奏——昆德拉小说的题旨隐喻》等文章，都与复调的阐释有关。吴晓东对昆德拉的复调也有研究，在他在北京大学的小说课中，对昆德拉有深入的讲解。在对《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结构分析中，他指出，昆德拉的这部小说“各个线索以复调方式并存，同时进展互相交织，有一种四重奏的多声部效果，四种乐器构成了和声，从而形成一个统一体”（吴晓东 345）。有关昆德拉这方面的阐释文章，我们也可以看到“复调”、“变奏”、“合奏”等术语的重点使用。

第二是对昆德拉小说创作中“幽默”的阐释。如果说，复调在一定程度上，是昆德拉结构其小说的主要基点，那么，“幽默”则是其小说写作风格的主要基调。昆德拉的作品，尤其是小说，其形式、其语气、其话语之内涵、其词汇的选择、其因素主题与轻松的话语方式的强烈对照，都透出一种特别的幽默，一种超然而深刻的态度，打上了明显的昆德拉的标记：昆德拉式幽默。

在国内学界对昆德拉式幽默的阐释中，我们注意到有对其幽默特点的阐释。李凤亮认为，“‘昆德拉式的幽默’除了揶揄、谐趣之外，更多的则是基于‘诗性沉思’的那种睿智的自嘲和反讽。这种睿智的自嘲和反讽常与深沉的感伤和冷峻的怀疑相交织，构成一种形而上的幽默”（李凤亮，“别无选择：诠释‘昆德拉式的幽默’”188-189）。仵从巨也认为：“幽默是昆德拉的风格特征，因之许多评论者亦称他为幽默作家。昆德拉特别看重幽默，他甚至认为幽默是小说的基本精神，幽默与小说同生俱来。他认为艺术上有三个敌人：一为媚俗、一为不思想、一为无幽默感而且不笑的人”（仵从巨 19）。彭少健对昆德拉的小说进行过全面的解读，在他的解读中，可以看到对于昆德拉“幽默”的诠释特点。他认为：“《玩笑》是昆德拉的成名作，为后来的创作奠定了一个基调，那就是：在生活中选择一些轻松幽默的细节场景，表达严肃的生命存在主题，使极为严肃的内容与极为轻松的形式相结合，构成他小说特有的轻松与沉重之二重风格。表面上看，他小说中的人物都似乎在玩笑中生活，以一种玩笑式的态度对待生活，但是在人物苦涩的笑声中、轻松的玩笑中，却承载着沉重的内容”（彭少健 129）。李凤亮所言的昆德拉幽默的“形而上”

特征与彭少健所述的轻中见重的特征，具有重要的联系，这样的阐释对我们把握昆德拉的幽默具有导向性的作用。

对昆德拉式幽默的阐释还体现在对其动机与原因的追索。如果说风格即人的话，那么，昆德拉的幽默，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是渗透在其存在之中的。面对存在之荒诞，面对人类的困境，面对昆德拉在那个时代遭遇的“极端”，他的幽默是一种抵抗存在之重的方式。袁筱一特别注意到昆德拉作品所关注所书写的“玩笑”，昆德拉在其“漫长的小说创作旅途中，他一直在重复这个词：玩笑。革命是玩笑（《玩笑》），逃亡是玩笑（《告别圆舞曲》），爱情是玩笑（《好笑的爱》），青春是玩笑（《生活在别处》），道德是玩笑，不朽是玩笑（《不朽》），回归是玩笑（《无知》），自我的寻找是个玩笑，甚至，‘家’也是一个玩笑，生命本身也是个玩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袁筱一 197）。昆德拉的笔下，看似将一切与生命相关的都当做玩笑，那么，如何抵挡历史、政治与人类所开的这些“玩笑”呢？昆德拉的幽默，于是表现在“反讽”中，昆德拉的“反讽”在其作品中有一种“贯穿始终”的坚强和睿智力量：“这种反讽不是外现的，而是深含不露的，反讽的矛头直指崇高与专制之间存在的相对悖论”（李凤亮，“别无选择：诠释‘昆德拉式的幽默’”193）。这是从现实的层面对昆德拉幽默的解读。

哲学家俞吾金则从昆德拉对拉伯雷传统的弘扬之中，看到了昆德拉对幽默这一传统的重新发现、继承与发展。俞吾金认为：“在昆德拉看来，幽默并不是古已有之的，而是现代精神的伟大发明。幽默体现的乃是人类生存的活力，它犹如天神之光，把世界展示在道德的模棱两可中，把人们暴露在判断他人时所陷入的深深的无能中，把严肃和僵硬溶解在轻松的笑声中”（俞吾金 265）。对于昆德拉式幽默的阐释，在国内学界发表的一些研究成果中，还可以看到对其修辞层面的分析，对其小说情节安排方面的分析，这里不拟展开。李凤亮在其博士论文中专辟一节，谈昆德拉的“幽默叙事”，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论述：“生活本身的怪诞和政治迫害的严酷，赋予昆德拉以幽默叙事的动力和机缘。以冷峻思辨、沉痛自嘲与机智反讽为基调的‘昆德拉式的幽默’，事实上不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修辞策略，还从心理图景的角度映现出 20 世纪人类面对苦难时的煎熬、抉择与希望”（李凤亮，《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 115）。这样的阐释，既关注到了昆德拉式幽默的艺术修辞层面，也指出了人类存在层面的一种心理，一种态度，一种希望，具有特别的意味。

二、对存在的追问

在上文的评述中，我们或多或少已经涉及昆德拉小说创作中一个最基本的焦点：存在。国内学界对此有比较深入的思考和探讨，而且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昆德拉的小说创作是“存在之思”，是对存在的思考。

首先，昆德拉无论在其对小说理论的思考中，还是他与有关学者有过的并不多的访谈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小说创作的追求。在与法国的安托万•德•戈德马尔的谈话中，昆德拉表达自己对小说的观点和自己创作的“雄心”：“可以说，存在三种小说：叙事的小说（如巴尔扎克、仲马），描绘的小说（如福楼拜）和思索的小说。在最后一种情况里，叙述者即思想的人，提出问题的人，整个叙事服从于这种思索。在福楼拜的作品里，叙述者是看不见的，您在阅读时听到某个人的声音。在此，涉及到我要把小说与哲学相结合的雄心。当然，别人很理解我：我并不想以哲学家的方式来从事哲学，而是以小说家的方式来进行哲学思考。而且，我不大喜欢哲学小说这一用语。这是一种危险的措辞，因为，它必须以一些论点、框框、某些论证愿望为前提。我并不想要证明什么，我仅仅研究问题：存在是什么？嫉妒是什么？轻是什么？晕眩是什么？虚弱是什么？情爱冲动是什么？”（安托万•德•戈德马尔 513-514）昆德拉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两点：一是他的雄心，要将小说和哲学相结合，探索思索的小说；二是作为思索的小说，他认为小说不是要证明什么，而是要提出问题，首先是对存在提出问题。这两点，可以说成为了国内学界阐释昆德拉小说的两把钥匙。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昆德拉看来，“小说不是为哲学服务，相反地、是去占领直到那时仍为哲学占据的领地。这是些极抽象的问题：关于人类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哲学从来就不知道该怎样去具体地把握，而只有小说才能做到这一点”（露意丝•奥本赫姆 462）。这样看来，昆德拉对小说创作的探索就不仅仅是有“雄心”了，而且有着“信心”。

国内对昆德拉的研究与阐释，无论就论文的数量看，还是就论文的内容看，就昆德拉小说对存在的探索展开的批评与思考，无疑是个重点。国内最为关注的昆德拉的作品，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尤其是 2003 年昆德拉作品的新译出版后，发表的有关昆德拉研究的论文中，近三分之一选择了这部作品作为研究与阐释对象。就昆德拉的译者而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文版的前后两个译本的译者都以不同的形式就此书的写作谈了自己的看法与理解。由于时代的原因，韩少功在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写的前言中，特别强调东欧文学之于中国的意义，对此书所涉及的政治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还就昆德拉的小说探索作了阐述与论述，但对书名中的“存在”一词没有说明。许钧则从对全书的理解与把握出发，指出昆德拉这部作品指向的是“存在”，如王安忆所言，在政治与性这两极中探索“存在”之困境，存在之困惑，由此而导向人之“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爱情生活的种种”（许钧“理解与翻译——解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170）。

有关昆德拉阐释的第二个重点，我们用了“对存在的叩问”一说，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昆德拉的作品在其根本意义上，是对人类存在的探索，二是如上文昆德拉自己所言，他作为小说家，他不是要说明什么，而是要提

出问题，是“思索”，是探索人存在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便有了“叩问”之说。在国内研究昆德拉的专家中，仵从巨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他长期跟踪昆德拉的研究，就昆德拉的小说创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早在 1996 年，他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4 期发表了长篇论文，对昆德拉写作的出发点与归宿作了探索，直指“存在”，这篇文章的题目为《存在：昆德拉的出发与归宿》。2005 年，他主编了有关昆德拉研究的一部书，题目就为《叩问存在——米兰•昆德拉的世界》。从“叩问”这个词，我们可以看到他紧紧抓住了昆德拉写作的核心问题，是对昆德拉作品意义的深刻诠释。在他为这部书写的代序中，他以昆德拉的小说创作为思考对象，经过全面的检视与分析，指出昆德拉的作品往往通过“政治”与“性爱”这两扇门，去“展开世界”[1]。昆德拉对存在的“思索”，不仅仅是提出问题，是带有批评的“怀疑”，因而在学界昆德拉有“怀疑主义者”之称。仵从巨认为：“昆德拉从怀疑主义开始的旅行并未走向‘虚无’——他作品中严肃的思考令人沉重。我以为‘怀疑’并不是昆德拉给予我们的全部财富。他更大的奉献在于他用怀疑以至悲观向世界展示人的存在的危机。恰恰在这一点上，他的作品产生了感人的力量，激发了现代人在当代世界中存在的自觉与反省意识。萨宾娜怀疑、否定、怀疑，成为至死不渝的怀疑主义者——她寻求什么？西西弗推石上山，周而复始，成为永远不屈的反抗者——他要得到什么？他们都没有明天。但他们有共同的目的或理想：人的自由、人的完整、人的个性、人的尊严、人的存在的合理性。昆德拉没有停止于怀疑，也不曾终止于悲观。从怀疑走向思考，从思考走向反抗，从怀疑、思考、反抗走向人的自觉，这也许才是昆德拉的含义或意义”（仵从巨“昆德拉与我们（代序）”15）。仵从巨的这番解读，在他主编的书中，得到了其他阐释者的印证。如谢炜如就在解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文章中，明确指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就是一部叩问存在的小说。人们解读这部小说时，也许会非常强烈地感受和关注昆德拉对极权主义政治的批判，尤其是经历过极权统治的中年读者；当代小资的审美观点也许会指向裸体、性梦、性爱等情色美的因素。然而，如果我们把政治理解为公众生活，把性爱理解为个人隐私生活，那么，政治与性爱也只不过是昆德拉思索存在的两个载体而已”（谢炜如 134）。又如江志全在分析了昆德拉的《不朽》之后，对昆德拉这部小说的意义作了这样的阐释：“昆德拉用深刻而智慧的笔调告诉我们：生活虽然是异乎寻常的沉重，但是作为存在着的生命就是至高无上的幸福，在上帝离去以后的世界里，人更应该持续不断地努力，为的是不在自己眼中失掉自己，永远坚定于自己的存在”（江志全 179）。

对存在的叩问之阐释主要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探索昆德拉小说的意义。

1 仵从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非常明确，就叫“性爱：昆德拉小说之门”，《当代外国文学》，1997 年第 4 期。

中国学界有哲学家对昆德拉作了研究，如周国平，他写的文章题目为《探究存在之谜》，在文中，他根据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一书的阅读，针对昆德拉所提及的小说家“存在的勘探者”之身份，“通过想象出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揭示存在的不为人知的方面”这一小说的使命，提出自己的看法：“在勘探存在方面，哲学和诗的确各有自己的尴尬。哲学的手段是概念和逻辑，但逻辑的绳索不能套住活的存在。诗的手段是感觉和意象，但意象的碎片难以映显完整的存在。很久以来，哲学和诗试图通过联姻走出困境，结果好像并不理想”，而“昆德拉把他小说里的人物称作‘实验性的自我’，其实质是对存在的某个方面的疑问。例如，在《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中，托马斯大夫是对存在之轻的疑问，特丽莎是对灵与肉的疑问。事实上，它们都是作者自己的疑问，推而广之，也是每一个自我对于存在所可能具有的一些根本性困惑，昆德拉为之设计了相应的人物和情境，而小说的展开便是对这些疑问的深入追究”（周国平 35-36）。在周国平看来，昆德拉的小说创作只是探索存在之谜的一种方法，按照昆德拉的小说观，“用小说探究存在之谜还是可以有多种写法的”，他认同昆德拉“没有发现过去始终未知的一部分存在的小说是不道德的”这一观点，因为“不但小说，而且一切精神创作，唯有对人生基本境况作出了新的揭示，才称得上伟大”（周国平 36）。在对昆德拉的存在之思作了这番探究之后，周国平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昆德拉用他的作品和文论告诉我们，小说的智慧是非独断的智慧，小说对存在的思考是疑问式的，假说式的。我们确实看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中是一位调侃能手，他调侃一切神圣和非神圣的事物，调侃历史、政治、理想、爱情、性、不朽，借此把一切价值置于问题的领域。然而，在这种貌似玩世不恭下面，却蕴藏着一种根本性的严肃，便是对人类存在境况的始终一贯的关注”（周国平 39）。作为哲学家，周国平对昆德拉的这番阐释是准确到位的，同时，他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昆德拉写作的可能性予以了关注。他说的“调侃”，就是昆德拉的“玩笑”、“好笑”，与上文中我们援引的袁筱一的解读是一致的，而“调侃”，不仅仅是一种书写的方式，而是一种清醒的思考、反抗，是一种希望。正如昆德拉自己所言：“终于，我在小说艺术中寻到了它。所以，对我来说，成为小说家不仅仅是在实践某一种‘文学体裁’；这也是一种态度，一种睿智，一种立场；一种排除了任何同化于某种政治、某种宗教、某种意识形态、某种伦理道德、某个集体的立场；一种有意识的、固执的、狂怒的不同化，不是作为逃逸或被动，而是作为抵抗、反叛、挑战”（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 164）。昆德拉这一明确的表述，为我们理解昆德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阐释视角。在对昆德拉就存在问题写作的阐释中，如我们在上文多次涉及的，“性”与“情”是人类存在的重要方面，但在阅读中，会有形而上的解读，也可能会有形而下的理解，对此，有学者认为：“我们相信，把自己的小说看作人类生存的‘解剖刀’的昆德拉，为偷情与猎艳提供哲学

意义的目的，不可能仅仅只是为了笔下的人物更有理地放纵情欲，而更重要的必然是通过他们的色情生活来展示他们‘灵与肉’的冲突，来揭示他们苦中作乐的精神状态，来展现他们在成为‘亡国奴’之后所受到的心灵摧残和煎熬”（李平、杨启宁 162）。这样的观点虽然谈不上深刻，但对昆德拉理解的角度应该是适合其创作意图的。

对存在的叩问之阐释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分析昆德拉在小说中是如何对存在加以叩问与沉思的。李凤亮对此问题有深入的思考，他指出：“与存在论哲学家不同，昆德拉不是从存在的本体论，而是从人类存在境况的现实出发看待和思考存在的。在他看来，小说写作的目的，就是抓住自我对存在的深思”（李凤亮，《诗 • 思 • 史：冲突与融合 —— 米兰 • 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191）。昆德拉的小说创作是很自觉的行为，由其思想作为指引。在小说中以何种方式叩问存在？对这一问题，昆德拉自己也有答案：“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小说家画出存在地图，从而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可能性。但还要强调一遍：存在，意味着：‘世界中的存在’。所以必须把人物与他所处的世界都看作是可能性”（昆德拉，《小说的艺术》54）。对昆德拉的这一观点，我们注意到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存在包括人物和他所处的世界；二是人物是处在世界中。昆德拉说他写的《小说的艺术》，纯粹是从实践者的角度出发，谈的主要是他“小说中固有的”东西和他对小说的想法。

三、对“生存密码”关键词的阐释

昆德拉曾有言：“把握自我，在我的小说中，就是意味着，抓住自我存在问题的本质，把握自我的存在密码。在创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时，我意识到，这个或那个人物的密码是由几个关键词组成的。对特蕾莎来说，这些关键词分别是：身体，灵魂，眩晕，软弱，田园牧歌，天堂。对托马斯来说：轻，重。在题为《不解之词》一章中，我探讨了弗兰茨和萨比娜的存在密码，分析了好几个词：女人，忠诚，背叛，音乐，黑暗，光明，游行，美丽，祖国，墓地，力量。每一个词在另一个人的存在密码中都有不同的意义。当然，这一密码不是抽象地研究的，而是在行动中、在处境中渐渐显示出来的”（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37-38）。昆德拉解读生存，靠密码，而密码于他而言，便是一个个关键词。要阐释昆德拉的小说，我们可以循着他的指引，观其小说如何围绕关键词展开小说的境况构建与人物塑造。昆德拉的小说中，有不少关键词，国内对昆德拉的解读，也常常围绕这些关键词而展开，比如对“存在”，对“轻”“重”、对“身体”、对“灵魂”、对“梦”、对“理想”、

对“媚俗”等等关键词的解读[1]。在阐释昆德拉不同形式的论文或读后感或网络平台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不同形式的解读。这里我们只选择中国读者最为关注的一组关键词“轻”与“重”和一个最难阐释清楚的关键词“媚俗”，看看中国读者是如何阐释的。

首先是“轻”“重”之辨。自从昆德拉译介到中国之后，昆德拉的“轻”“重”之学很快受到各个层面的读者的关注，“生命之轻”的语式结构被广泛接受与使用，成为值得关注的语用现象。对于昆德拉的“轻”与“重”这两个关键词，有各种各样形式的阐释，阐释的路径、重点也有区别。但最有代表性的是哲学家周国平的阐释：“关于‘存在之轻’的译法和含义，批评界至今众说纷纭。其实，只要考虑到昆德拉使用的‘存在’一词的海德格尔来源，许多无谓的争论即可避免。‘存在之轻’就是人生缺乏实质，人生的实质太轻飘，所以使人不能承受。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自己有一个说明：‘如果上帝已经走了，人不再是主人，谁是主人呢？地球没有任何主人，在空无中前进。这就是存在的不可承受之轻。’可见其涵义与‘上帝死了’命题一脉相承，即指人生根本价值的失落”（周国平 36）。周国平的阐释，是从哲学的角度出发的，拿他自己的话说，这只是一种。有关“轻”“重”之辨，普通读者的阐释值得特别关注。他们往往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在阐释中融入自己的生存体验，呈现出鲜明的主体性。

其次是“媚俗”之解。谈到“媚俗”，在中国一定就会联想到昆德拉的小说，这个关键词，几乎就是“昆德拉”小说的标志性词语。中国对“媚俗”的阐释，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翻译的层面。德文的“Kitsch”一词，可以说是随着昆德拉而进入到中国读者之中，且引起普遍关注和深刻思考的。Kitsch 一词贯穿于昆德拉的作品之中，是外来概念译介入中国后翻译争议最大、内涵影响最广泛的词语之一。Kitsch 一词随着作家出版社于 1987 年 9 月出版的昆德拉小说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韩少功与韩刚合译版问世，首次进入国人的视野，并迅速成为学界探讨的热门概念。韩少功在小说里将其译为“媚俗”，这一译法在昆德拉阅读热潮中得到广泛的传播，而与此同时，许多翻译界、文学界人士通过对该词的考察，根据自身理解提出了诸多不同译法，如“忌屎”、“媚雅”、“媚世”……还有近些年为一些人所接受的，由另一位昆德拉作品译者景凯旋所提出的“刻奇”。如果说翻译是广义的阐释，那么，这是第一个层面的阐释。第二个层面，就是在翻译之后，读者对之的阐释。Kitsch 概念进入中国 30 余年，对这一概念的翻译却仍存争议，学者探究之热情丝毫没有随时间消减：李明明于 2014 年发文梳理西方研究成果阐释

1　如张志忠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解读小辞典——米兰·昆德拉研究札记”，《批评家》，1989 年第 2 期；周荣胜的“关于媚美”，《文艺报》，1994 年 11 月 26 日第 3 版；仵从巨的“关于昆德拉的四个词”，《当代外国文学》，1999 年第 2 期；欧翔英的“镜子中的田园诗——昆德拉小说中的共在世界”，《当代文坛》，2001 年第 5 期，等等。

西方文论关键词“媚俗”[1]，2015 年再次发文从艺术、文学、文化三个层面探讨“媚俗”概念[2]；景凯旋在十几年间多次为“刻奇”撰文，并在 2014 年发表文章《刻奇：美学的还是伦理的？》从伦理道德角度对 Kitsch 进行阐释[3]；陈民和宋羽葭于 2016 年 4 月发表《从美学概念 Kitsch 的中译说起》一文，通过梳理 Kitsch 在德国的现象流变以阐释其概念，并在文末提出了译名的又一可能性 —— 即纯粹的音译“基奇”[4]。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韩少功将它译为“媚俗”，Kitsch 一词与“媚俗”都有“刻意讨好、迎合”之意，然而“媚俗”之“俗”有多种解释：“既指俗气 —— 庸俗艳丽、缺乏修养的文化品位，也可指习俗 —— 民间的传统风俗习惯，又或俗民 —— 教养和品味低劣的普罗大众，甚或世俗 —— 宗教彼岸的俗世百态”（李明明，“关于媚俗（Kitsch）”214）。此诸为“他者”，“媚俗”即“讨好他者”，而昆德拉对 Kitsch 的描述却并非如此，借用读者中一个通俗的解释，Kitsch 更有“矫情”之嫌，是一种“自媚”，即“讨好自己”。景凯旋认为，昆德拉笔下所描述的 Kitsch“主要是指一种诗性的人生态度，其中也包括某些浪漫的现代主义艺术，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媚俗，恰恰相反，他要回到本真的生活，以反抗各种出于心灵夸张的价值理性”（景凯旋，“关于‘刻奇’”58）。昆德拉受奥地利作家赫尔曼 • 布洛赫（Hermann Broch）将 Kitsch 与伦理相探讨的启发，在其小说中对 Kitsch 的意义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与阐释。布洛赫将只追求美，而缺乏伦理价值的艺术称为 Kitsch，昆德拉欲阐释的则是伦理的过度。他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由斯大林儿子雅科夫不堪忍受粪便之辱，扑向高压电网而死的故事引出对 Kitsch 的思考，“对生命的绝对认同，把粪便被否定、每个人都视粪便为不存在的世界称为美学的理想，这一美学理想被称之为 Kitsch”（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295）。在小说中，Kitsch 是萨比娜反感的“这个世界所戴的漂亮面具”：心照不宣的“生命万岁！”之口号驱使人们在五一节的游行中即便愁苦也展露笑容，以表达对生命的认同；单凭心灵之感觉，因看到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时能跟全人类一起感动而倍加感动；在政治霸权的社会里，个人主义、怀疑、嘲讽这些有损于 Kitsch 的行为都被禁止；为了自由、平等、正义、博爱而团结在一起的“伟大进军”……这种种在昆德拉看来都是 Kitsch 的体现。他认为在 Kitsch 产生之后被传播到各种语言中，这一概念在频繁的使用中发生了变化，“已经抹去了它原来形而上学的价值”，Kitsch 在根本上是“对粪便的绝对否定”，无论是在其字面的意义还是从其引申意义看，都是“把人类生存中根本不予接受的一切都排除在视野之外”（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296）。Kitsch 已经超出

1 李明明：“西方文论关键词：媚俗”，《外国文学》，2014 年第 5 期。

2 李明明：“关于媚俗（Kitsch）”，《外国文学评论》，2015 年第 1 期。

3 景凯旋：“关于‘刻奇’”，《书屋》，2001 年第 12 期；景凯旋：“刻奇：美学的还是伦理的？”，《南京大学学报》，2014 年第 2 期；景凯旋：“美，是一个特别的问题”，《读书》，2014 年第 6 期。

4 陈民、宋羽葭：“从美学概念 Kitsch 的中译说起”，《中外文化与文论》，2016 年第 2 期。

其原本的美学范畴，成为一种虚假的情感体验及由此诱发的刻意行为，如同昆德拉在他的《小说的艺术》中所论述的一样："在赫尔曼·布洛赫那篇著名的随笔的法文版中，媚俗一词被翻译成'蹩脚的艺术'。这是一个误译，因为布洛赫证明'媚俗'并非仅仅是一部品味差的作品。还有媚俗的态度、媚俗的行为。媚俗者 (kitschmen) 的媚俗需求，就是在美化的谎言中照耀自己，并带着一种激动的满足感从镜中认出自己。对布洛赫来说，在历史上，媚俗是跟十九世纪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昆德拉，《小说的艺术》167）。昆德拉对于 Kitsch 的标准于景凯旋看来"不是模仿、简单和肤浅，也不是创造性的缺乏，而是情感上的矫情"，"正是绝对的抒情性构成了刻奇的主要结构"（景凯旋，"刻奇：美学的还是伦理的？"151），这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对理想世界热烈的抒情性，正是浪漫主义的体现。

结 语

自 1987 年韩少功与韩刚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中国出版以来，昆德拉在中国的译介与阐释已有 30 余年的历程。中国学界对昆德拉的小说观念与艺术展开了不断深入的研究。在上文中，我们就昆德拉在中国的阐释重点作了细致的梳理与简要的论述，从中可以看到，对昆德拉的阐释有着明确的指向，有着重点关心的问题。同时，中国学界与普通读者的阐释有一定的互动性，路径多样，阐释丰富，具有开放性的特征。

Works Cited

露意丝·奥本赫姆："米兰·昆德拉访问录"，段怀清译，见李凤亮、李艳编《对话的灵光 —— 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1986-1996）》。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 年，第 459-466 页。

[Oppenheim, Lois. "Interview with Milan Kundera." Trans. Duan Huaiqing. *The Spirit of Dialogue—Research about Milan Kundera* (1986-1996). Eds. Li Fengliang, Li Yan. Beijing: 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459-466.]

安托万·德·戈德马尔："米兰·昆德拉访谈录"，谭立德译，见李凤亮、李艳编《对话的灵光 —— 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1986-1996）》。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 年，第 503-517 页。

[Antoine ,De Gaudemar. "Conversation with Milan Kundera." Trans. Tan Lide. *The Spirit of Dialogue—Research about Milan Kundera (1986-1996)*. Eds. Li Fengliang, Li Yan. Beijing: 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503-517.]

景凯旋："关于'刻奇'"，《书屋》12（2001）：56 -60。

[Jing Kaixuan. "About kitsch." *Bookstore* 12 (2001): 56-60.]

——："刻奇：美学的还是伦理的？"，《南京大学学报》2（2014）：145-152。

[—. "Kitsch: aesthetic or ethic?"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2(2014): 145-152.]

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余中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年。

[Kundera, Milan. *Testaments Betrayed*. Trans. Yu Zhongxia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3.]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年。

[—.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Trans. Xu Ju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3.]

——：《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

[—. *The Art of the Novel*, Trans. Dong Qia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4.]

乐黛云："复杂的交响乐"，见李凤亮、李艳编《对话的灵光 —— 米兰 • 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1986-1996）》，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 年，第 107-115 页。

[Le Daiyun. "Complex Symphonies." *The Spirit of Dialogue - Research about Milan Kundera (1986-1996)*. Eds. Li Fengliang, Li Yan. Beijing: 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107-115.]

李凤亮："复调小说：历史、现状与未来 —— 米兰 • 昆德拉的复调理论体系及其构建动因"，《社会科学战线》3（1996）：168-176。

[Li Fengliang. "Polyphonic novel: history, present and future: Milan Kundera's polyphonic theory system and constructive motivation." *Social Science Front* 3(1996)：168-176.]

——："后顾与前瞻：近十年来米兰 • 昆德拉翻译研究述评（代前言）"，见李凤亮、李艳编《对话的灵光 —— 米兰 • 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1986-1996）》。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 年，第 14-68 页。

[—. "Reflection and Prospect: A Review of Translation Research of Milan Kundera in the Last Ten Years (preface)." *The Spirit of Dialogue - Research about Milan Kundera (1986-1996)*. Eds. Li Fengliang, Li Yan. Beijing: 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14-68.]

——："别无选择：诠释 ' 昆德拉式的幽默 '"，见李凤亮、李艳编《对话的灵光 —— 米兰 • 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1986-1996）》，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 年，第 184-203 页。

[—. "No choice: interpretation of 'Kundera' humor'", *The Spirit of Dialogue - Research about Milan Kundera (1986-1996)*. Ed. By Li Fengliang, Li Yan. Beijing: 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184-203.]

——：《诗 • 思 • 史：冲突与融合 —— 米兰 • 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

[—. *Poetry, thought, history: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etics of Milan Kundera's Novels.*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6.]

李明明："关于媚俗（Kitsch）"，《外国文学评论》1（2015）：213-226。

[Li Mingming. "About kitsch."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1 (2015): 213-226.]

李平、杨启宁：《米兰 • 昆德拉：错位人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年。

[Li Ping, Yang Qining. *Milan Kundera : misplaced life*.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0.]

彭少健：《米兰 • 昆德拉小说：探索生命存在的艺术哲学》，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 年。

[Peng Shaojian. *Milan Kundera's Novels: Explore the philosophical aesthetics about the Existence of Life*. Shanghai: Oriental Publishing Center, 2009.]

盛宁："关于米兰 • 昆德拉的思考"，见李凤亮、李艳编《对话的灵光 —— 米兰 • 昆德拉研究

资料辑要（1986-1996）》。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 年，第 116-130 页。

[Sheng Ning. “Reflection about Milan Kundera”, *The Spirit of Dialogue—Research about Milan Kundera (1986-1996)*. Eds. Li Fengliang, Li Yan. Beijing: 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116-130.]

江志全：“《不朽》：一个挥手作别的姿势”，见仵从巨主编《叩问存在 —— 米兰 • 昆德拉的世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年，第 159-179 页。

[Wang Zhiquan. “*Immortality* : a gesture to say goodbye.” *Asking About Existence—The World of Milan Kundera*. Ed. Wu Congju. Beijing: Huaxia Press, 2005. 159-179.]

仵从巨：“ 昆德拉与我们（代序）”，见仵从巨主编《叩问存在 —— 米兰 • 昆德拉的世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年，第 1-21 页。

[Wu Congju. “Kundera and us (Preface).” *Asking About Existence—The World of Milan Kundera*. Ed. Wu Congju. Beijing: Huaxia Press, 2005. 1-21.]

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 ——20 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北京：三联书店，2003 年。

[Wu Xiaodong. *From Kafka to Kundera—Novel and Novelist in the 20th Century Fictio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2003.]

谢炜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叩问存在 ”，见仵从巨主编《叩问存在 —— 米兰 • 昆德拉的世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年，第 131-157 页。

[Xie Weiru. “Asking about the existence: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Asking About Existence—The World of Milan Kundera*. Ed. Wu Congju. Beijing: Huaxia Press, 2005. 131-157.]

许钧：“ 理解与翻译 —— 谈《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王蒙、王安忆等著：《12 堂文学阅读课》。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98-221 页。

[Xu Jun. “Comprehension and translation – about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12 literary lessons.* Wang Meng, Wang Anyi. Shanghai: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198-221.]

——：“ 理解与翻译 —— 解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康尔主编《八方高论：南京大学人文艺术系列讲座讲稿集萃》。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65-180 页。

[—. “Comprehension and translation—interpret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A Collection of Lectur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Arts in Nanjing University.* Ed. Kang Er. Nanjing: Nanjing UP, 2006. 165-180.]

俞吾金：“ 铸造新的时代精神 —— 米兰 • 昆德拉的话语世界》”，见李凤亮、李艳编《对话的灵光 —— 米兰 • 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1986-1996）》。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 年，第 257-278 页。

[Yu Wujin. “Casting a New Spirit of the Times—The World of Milan Kundera’s Words.” *The Spirit of Dialogue - Research about Milan Kundera (1986-1996)*. Ed. By Li Fengliang, Li Yan. Beijing: 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257-278.]

袁筱一：《文字 • 传奇 —— 法国现代经典作家与作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

[Yuan Xiaoyi. *Letters and Legends - French Modern Classics Writers and Works.* Shanghai: Fudan UP, 2008.]

周国平：“ 探究存在之谜 ”，《读书》2（1993）：34-39。

[Zhou Guoping. “Exploring the Mystery of Existence.” *Reading* 2(1993):34-39.]